

第一章

一頭飄逸、耀眼、柔亮的黑髮，一對謎樣的深邃綠眸、一張天真無邪的娃娃臉、一副足以迷惑每個男人的魔鬼身材——這就是號稱「模特兒之后」的倚念荷。她入行至今短短三年，從沒沒聞到大紅大紫，著實令人讚嘆她的際遇，不過，光靠運氣是不夠的，她憑的不只是天生麗質，還有努力不懈，才能有今天這樣的地位。

一排練完，倚念荷抓起背包就準備閃人了，她可不想再被留下來個別談話，她還有事。

她想回家看看那對可愛的姪子、姪女，不過雖然她很喜愛他們，但是她再怎麼樣也不要搬回去住，三年前她可是歷經千辛萬苦、費盡唇舌才說服大哥讓她搬出來的。

但三不五時回去玩倒是可以，她今天就打算回去看看，反正沒事嘛！

倚念荷攔下一輛計程車，報上住址後便專注地欣賞窗外的風景。

「小姐，我好像在哪裡見過妳耶！」司機自後照鏡瞧了瞧後座的美女說。

「是嗎？」倚念荷晃晃腦袋，故作不知地反問。她向來都不喜歡暴露身分，她想要能自由自在地行動。

「啊——」司機突然大叫一聲。

「怎麼了？」她嚇了一跳，連忙左右張望，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妳不就是那個……那個名模倚念荷嘛！」司機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。

「你認錯人了。」倚念荷連忙撇清。

「是嗎？」司機搔了搔頭髮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了歉，「對不起，不過我覺得妳的條件也不錯，也許妳會比她更紅哦！」

「是嗎？謝謝你。」倚念荷並不想說謊，不過為了隱私，她別無選擇，成為名人也是挺累人的！思及此，她每每都會更想念家人，大哥和嫂子不曉得在不在家，還有右司哥呢？

一想到這兒，就見計程車已來到了目的地，她下了車，塞了一張千元大鈔給司機，「不用找了。」

大哥倚廷洛這棟位於天母的別墅，乃是出自於名設計師之手，佔地很廣，設施齊全，應有盡有，包含了一座網球場、游泳池、花園……而室內則有健身房、遊戲室、電腦室、書房等等。

來到鐵門前，倚念荷伸手按了門鈴。

「誰呀？」對講機傳來薛伯的聲音。

唉！想不到大哥的魅力竟然這麼大，居然能讓決定在月夜島上終老一生的薛伯改變主意，和他一起搬到台灣來定居。

「是我，薛伯。」倚念荷用甜美的嗓音回答。

「念荷小姐，快進來吧！」隨著他的話聲，電動鐵門緩緩地開啟，只見薛伯健步如飛地走了出來，「怎麼有空回來？」

「才剛排練完而已。」她跟在薛伯的身後穿過庭園，走向屋子，正好瞧見車庫裡

空空如也，顯然是沒人在家，「沒人在嗎？」她望了望二樓。

「只剩下右司和小軒小少爺、小愛小小姐。」薛伯笑道。

「超級奶爸？！」倚念荷掩嘴輕笑，她可以想像右司哥忙得焦頭爛額的樣子。

「他一向不喜歡別人這麼叫他。」薛伯咧開嘴笑道：「不過偷偷叫，他就不曉得了。」

「他們人呢？」她倒想看看右司哥怎麼應付那兩個小蘿蔔頭。

「在二樓。」薛伯回答。

「薛伯，我自個兒上去找他就行了。」說完，倚念荷蹣手蹣腳地上了樓，來到小軒、小愛的臥室外，側著頭傾聽。

嗯？好像沒有任何動靜嘛！她輕輕地將門打開一道細縫，咦！沒人，難道會在遊戲室裡？

她又迅速移動腳步來到遊戲室外，正準備一瞧究竟之際，就聽見紀右司的房間裡傳來聲音。

原來是在右司哥的房裡啊，但他們到底在裡面幹麼？

「小軒、小愛，快把衣服穿上。」房間裡傳來紀右司的低沉嗓音。

穿衣服？倚念荷是愈聽愈糊塗，那兩個小鬼頭幹麼光著屁股到處亂跑？她將門打開一道細縫，正準備偷瞟一下，不料卻對上一雙靈活的綠眸，害得她吃了一驚。

「姑——」小軒張著一雙骨碌碌的綠眸叫著。

紀右司只圍了一條浴巾便自浴室走了出來，「小軒，你在叫誰？」

看見他的樣子，倚念荷尷尬的站在門外，不知是該進去好，還是趕緊離開好。

小軒又叫了一聲，「姑——」

紀右司這才抬起頭望向小軒視線投注之處，正好瞧見倚念荷站在門外，一副尷尬驚扭的模樣。

「進來啊！怎麼一聲不響地跑了回來？」

既然右司哥都開口了，她離開不是更尷尬？倚念荷只好硬著頭皮走進房間。

只見小愛、小軒正一左一右地站在紀右司身旁，而且只穿著上帝所製造的「皮」衣「皮」褲。

「他們……你……」倚念荷不禁結巴起來，雖然明知道盯著別人猛瞧是件很不禮貌的事，尤其那個人渾身上下還只圍了一條浴巾，也許一個不慎那條浴巾就會掉下來也說不定，但她就是移不開視線。

她第一次瞧見右司哥的裸體，想不到他平時看起來斯斯文文的，身材倒是結實得找不到一塊多餘的贅肉。

「這兩個小鬼頭尿了我一身。」紀右司實在是拿他們沒辦法，不喜歡包紙尿布，要尿尿時偏又不說，「幫我把他們的衣服穿上吧！」

「奶——」小軒老愛把音拖得老長，「爸。」

紀右司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，「穿衣服了。」

小軒和小愛聞言想要跑，卻同時一個不穩的往前撲去，兩雙小手頓時慌張地胡亂抓，一個抓著紀右司的浴巾左邊下襬，一個則抓著另一邊。

一條隨意圍在腰間的浴巾哪能承受兩個小孩子的重量，所以，結果只有一個——那條浴巾擅離職守，向紀右司的重要部位說拜拜了。

「啊——」倚念荷見狀趕緊別開臉去，一張俏臉漲得通紅。

反觀紀右司則是不慌不忙地彎下腰拾起地上的浴巾，又重新圍上腰際，一臉若無其事。

對他來說，倚念荷跟親妹妹沒兩樣。

「小鬼頭，別裝死了。」紀右司好笑地斥道，俯下身將兩個光著屁股賴在地板上不起來的小鬼頭抱了起來，「念荷，妳幫小愛穿衣服。」

「哦！好。」倚念荷仍抑制不住地臉紅心跳。

剛才她只是隨便想想而已，難道小軒和小愛能夠聽見她的心聲，所以才替她實現願望？

吓吓吓……她在亂想什麼，自己一向都是非常純潔的，怎麼會有那種黃色思想！她邊想邊心不在焉地幫姪女穿上衣服。

「姑——」小愛不停扭動她那小小的身軀，企圖引起姑姑的注意。

紀右司突然爆出一陣大笑。

倚念荷一臉莫名其妙地望向他，「怎麼了？」

他止不住笑，只好用手指了指小愛。

將視線調回姪女身上，她這才猛然發現，自己居然把小愛的衣服穿錯了！難怪右司哥笑成這樣。

「姑在想男朋友哦？」小愛用她特有的軟軟嗓音說話。

「別胡說。」倚念荷輕斥一聲。

「可是，姑的心跳聲好大也好快。」小愛一副無辜地道。

倚念荷還真服了她，才這麼一丁點大，就鬼靈精得不得了，再過個十年、八年，豈不是天下無敵了？！

「我第一次發現褲子也能當衣服穿。」紀右司打趣。

「右司哥，你非要取笑我不可嗎？」倚念荷嬌嗔道。

「有嗎？」他一臉無辜地望著她微泛紅的俏臉，「這一招得傳授給我，以後我要是沒衣服可穿的話，就可以把褲子當衣服穿。」

「你還說！」倚念荷雙手叉腰地威脅對方閉嘴。

「好好，我不說了。」他趕緊求饒。

她這才滿意地「哼」了一聲，為了不再被糗，她聰明的轉了話題，「對了，我大哥、大嫂呢？」手沒停，她繼續幫小愛穿衣服。

「他們只說有事，然後把這兩個小鬼頭塞給我，就這麼揮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」紀右司頗無奈，這兩個小傢伙真是他苦難的開始！

看著他的表情，她忍不住覺得好笑，「那你可得感謝我，我今天剛好沒事，至少可以幫你顧著一個，是吧？」

聞言，紀右司轉頭看著她，沒說話，突然反身抓起床上的套衣褲迅速走進浴室，只留下一句，「等我一下。」

倚念荷一頭霧水，只能點點頭。

浴室的門才剛關上，許久沒有開口的小軒突然開口喊道：「右叔叔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紀右司在浴室內回了一聲。

小軒滿臉笑意地站到床上，順手拿起一件東西揮舞著。

倚念荷抬頭一看，隨即摀住臉。

她很確定，再跟這兩個小鬼頭相處下去，鐵定會少活好幾年。

「你的小褲褲忘了拿。」小軒玩得很開心。

紀右司聞言，火速自浴室衝了出來，搶走小軒手上的內褲，「臭小子。」

「是你自己忘記拿的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」小軒的伶牙俐齒完全不像是三歲的小娃兒該有的。

紀右司被他堵得啞口無言。唉！現在的小孩子都不像小孩子了，說出去可會笑掉人家的大牙，他一個大男人居然被兩個孩子玩弄於股掌之間，他真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狼了！

「右叔叔羞羞臉，沒有穿衣服。」小愛用她圓滾滾的小手，在自己紅撲撲的粉頰上畫了畫。

撥了一下垂在額頭前的頭髮，紀右司佯裝不悅。「如果你們再繼續鬧右叔叔的話，我就不帶你們出去玩了。」

「好嘛！」兩個小傢伙很識相的閉上嘴。

倚念荷則是持續摀著臉，直到再次聽到浴室的門關上。

抬頭，她愛憐地摸了摸小軒和小愛的頭，這兩張相似的臉總會讓她想起以前的右司哥和左司哥，只可惜，她僅僅看過他們倆小時候的照片，畢竟那時候她還沒出生。

等紀右司再次自浴室走出來時，已恢復平時風度翩翩、英俊爽朗的模樣了，而這樣的他每每都能教倚念荷看傻了眼。

「妳下午不是沒事嗎？」

「嗯，怎麼了？」倚念荷回過神來。

「不介意陪我這個老頭子和兩個小鬼頭去遊樂場玩吧！」剛剛聽到她沒事，他突然想到的就是這個。

「喔。」她淡淡回了一句。本來她是很高興有機會能和右司哥一起出去，但隨即想到他是把她當保母用，難免有些小失望。

看到她的表情，紀右司頓了一下，才想到她說的可能是客套話。「呃……如果妳另外和男友有約的話，不用勉強。」

聽到這話，倚念荷更悶了。她哪來的男友？可是她又不好意思一口否定他的話，那不是等於親口承認自己行情不好嗎？

「姑沒有男朋友。」小軒抓著姑姑的長裙下襬，搶著回答。

「小軒，你閉嘴。」倚念荷把他抱起來。

「妳真的沒有男朋友？」紀右司也抱起小愛，一本正經地問。

看著他難得嚴肅的表情，倚念荷心中一喜。

難道右司哥會向自己告白，說他已經暗戀她許久了，卻一直苦無機會訴情衷？如果真如她所想像的那樣，她一定會樂昏！

幻想得有些忘形，所以她忘了回話。

「是真的嗎？」見她毫無動靜和反應，紀右司不厭其煩地又問了一次。

「嗯。」她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。

「台灣的男人都瞎了眼睛不成！」他立即為她發出了不平之鳴，「居然不懂得欣賞妳，這將會是他們今生最大的損失。」

倚念荷一愣。什麼跟什麼嘛！原來右司哥只是替她這個「妹妹」覺得不值，和她所幻想的差了十萬八千里。

雖然沒有人知道，但她仍覺得好丟臉、好失落……

「如果妳嫁不出去的話，就嫁給我好了。」揉揉她的頭，紀右司開玩笑般地說。明知道他是在開玩笑，但倚念荷心跳的速度卻不由得加快許多，看著他，頓時一句話都說不出。

有沒有可能真有那麼一天，右司哥會向自己求婚……唉～她想很難吧，畢竟她已經暗暗地戀著他五年了，他卻一直都不知道，也感覺不出來，害她忍不住要感嘆，為什麼自己會愛上一個這麼遲鈍的男人？

天啊！她到底該怎麼做才能引起右司哥的注意？難道他都不曾發覺她已經長大了，已經是個成熟且有魅力的女人，而不再是那個小丫頭了？

虧她還特地把短髮留長，就是不想再當右司哥的妹妹，再說他們兩人並沒有血緣關係，她要當的是他的女朋友、他的情人、他的妻子，還有他孩子的母親。

但是，她該怎麼做呢？總不能開門見山地告訴右司哥「我愛你！」吧？她可不想把他嚇跑，她很清楚照目前右司哥對她的態度，如果她真的告白，他最有可能採取的動作就是避不見面。

倚念荷皺了皺眉頭，這可真是一個難題，如果她的膽子夠大的話，乾脆來個霸王硬上弓不是更省事嗎？但是，事情壞就壞在她沒那個膽，所以只好慢慢來了。

多年媳婦熬成婆，等久了就會是她的！這是她深信的兩句話，她不會輕易讓他溜走的，只希望如果此刻上帝聽得到她的請求，那就派一個愛神來撮合她和右司哥吧！

確定倚念荷要同行的紀右司已經吩咐薛伯叫車，不料一回頭，就發現她仍直勾勾的盯著他。

「怎麼啦？」他輕輕地把黏在自己身上的小愛放了下來，「我的臉上長了什麼東西嗎？」不然為什麼一直盯著他？

「是啊！長了一個大瘤。」倚念荷沒好氣地回道，還加了一記大白眼。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著像他這般遲鈍的男人了！

紀右司苦笑。他又招誰惹誰了？不對啊！他又沒有做什麼對不起念荷的事，難道……是因為那句「如果妳嫁不出去的話，就嫁給我好了」？

啊！他差點忘了念荷有個痴心追求者——羅傑爾，說什麼沒男友，其實是暗指羅傑爾不夠積極吧？他還白目的說她會嫁不出去，難怪念荷臉色變了。

他愈想愈有可能，念荷肯定是因為羅傑爾沒有出現才生氣的！一定是這麼回事。

「我想傑爾一定是有事，所以才沒空過來陪妳。」他自作聰明地替羅傑爾說好話。倚念荷立即不悅地又翻了翻白眼。

「姑，妳生病啦？」小軒不解姑姑的表情。

「沒事。」她勉強對小軒露出一個笑容。

紀右司一個頭兩個大，女人的心思還真難理解，眼前的念荷就是一例。

「羅傑爾和我又沒有特殊交情，他幹啥要來陪我不可？」倚念荷嗔道，對他想把她推給別人而不滿。

「他追了妳那麼多年，難道妳一點也不感動？」紀右司大感意外，他原以為念荷一定會被羅傑爾的深情感動，難道他猜錯了方向？

「你就這麼急著把我推銷出去？」

「我……」紀右司突然答不上來。他真的希望念荷嫁給羅傑爾嗎？其實羅傑爾也沒什麼不好的，一表人才而且有一份正當職業，對念荷又用情極深，嫁給他似乎是念荷最好的選擇。

怪的是，他嘴上跟理智都知道，連心裡都是這麼想的，但當她真的這麼問時，他卻隱隱有股不舒服的感覺……大概是因為要把親如妹妹的念荷嫁出去，他當人家哥哥的多少會不捨吧。

看到他臉上的遲疑之色，倚念荷總算感到一絲安慰了，至少，右司哥沒有立即回答她的問題，也許她可以抱著小小期待，或許在右司哥的潛意識中是有一點喜歡自己的，有別於兄妹的喜歡。

「右司，車子來了。」薛伯說道。

「謝謝你。」紀右司抱起小愛，朝倚念荷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倚念荷靜靜地跟在他身後上了車。

什麼時候這個寬肩才能成為她的依靠？這個胸膛才是她停泊的港口？指日可待，抑或是遙遙無期？

看他照顧小軒、小愛的無微不至模樣，相信日後也一定會是一個好爸爸，她不介意為他多生幾個孩子，但問題是他願不願意。

「左司哥呢？」她這時候才想到紀左司。不曉得右司哥有沒有注意，同樣是雙胞胎兄弟，她為什麼對兩人的差別待遇這麼大？

「他和廷洛他們一道出去了。」

自從在台灣定居以後，倚廷洛堅持所有的人都得改口叫他的名字或者是少爺，而不許再喊他王上；紀右司和紀左司和他們倚家兄妹情同手足，所以他們只要直呼其名即可。

倚念荷點點頭，又猛然想起，自己暗戀右司哥這麼多年，居然忘了一件嚴重的事——如果右司哥已經有要好的女友了，那她該怎麼辦？

「右司哥……」

「嗯？」紀右司輕應一聲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「妳什麼時候也得了口吃的毛病？」她說話一向都很乾脆，怎麼今天吞吞吐吐的？

「你有沒有女朋友？」

「女朋友？！妳要幫我介紹嗎？」他順口反問。

「你只管回答我的問題就行了。」

「沒有。」紀右司一見目的地已到，便掏錢出來付了車資，然後趕鴨子似的說：「快點下車吧！」

聞言，倚念荷前一刻仍有憂愁，下一刻馬上就眉開眼笑了。

她的年紀說大不大，說小也不小，今年正好二十二歲，從十七歲那年愛上右司哥後，歷經五年都絲毫未改心意，說她痴她不介意，只要認定了一個人，即使有再好的人選，她也不會輕易改變。

但右司哥現在雖然沒有女朋友，不保證以後也沒有啊，再說，如果右司哥繼續這麼遲鈍下去，她還有幾個五年要等啊？

想著想著，倚念荷突地想到一個法子，打算一步一步來擄獲心上人的心，不過，這可得有人幫忙配合才行，而好友關晨希當然就是這個最佳人選了……不行不行，右司哥最聽大哥的話，只有晨希還不夠。

如果能激起大哥的危機意識，讓他相信自己的小妹此刻正生活在恐懼中，飽受無聊分子的騷擾之苦，如此一來，她就可乘機要求大哥讓右司哥來保護她了，那麼朝夕相處下，還怕不能日久生情嗎？

想到這裡，她忍不住得意地彈了一下手指。如果一切都能依照她的計劃來進行，那就真的太完美了。

紀右司瞧見她的笑容，心中只有股毛毛的感覺，不曉得這丫頭又在打什麼歪主意了。南無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請保佑我啊！這丫頭的心思一向教人猜不透，早知道他會和一些麻煩透頂的女人們相處在同一個屋簷下，他就該先去選修一門女性心理學的。

「右叔叔，坐馬馬。」來到遊樂園，小軒一臉期盼地搖晃紀右司的手。

「好，我們就去坐馬馬。」紀右司停下腳步等倚念荷跟上，才說道：「小軒要坐旋轉木馬，我去兌換代幣，你們在這兒等我一下。」

「哦！」倚念荷輕應一聲，仍繼續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。

也許該先試探一下右司哥的意願，雖然她很確定只要大哥開口，他絕對不會拒絕，但她更想知道，他聽到事情的當下會怎麼反應？

如果他的心中有一些放不下她的話，那麼就不會坐視她有危險而不管的，嗯！就這麼決定了。

紀右司兌換了一堆代幣回來，似乎要讓小軒和小愛一次玩個夠。

看著小軒和小愛高興地坐上旋轉木馬，一直覺得倚念荷心神不寧的紀右司決定開門見山問個清楚，「念荷，妳到底有什麼心事？」

倚念荷怔了一下，立即隨機應變地編了個精彩的故事，講得是高潮迭起，就只差沒有聲淚俱下了，她暗自欣喜，本來還在想該如何切入，好險右司哥先提了。

「什麼？！有人寫恐嚇信來？！」紀右司咬牙切齒地低吼，彷彿想將那人碎屍萬段，「那人的目的呢？」

「他希望我能做他的女朋友。」

「妳把這件事告訴廷洛了嗎？」

倚念荷搖搖頭。

「妳為什麼不說？」他驚問。

「剛開始我以為自己能夠處理好這件事，不想大哥擔心，但……」她吞吞吐吐的說。

「沒關係，我來替妳解決這件事。」紀右司不假思索便對她許下承諾，過了幾秒才又想起自己的身分、想起倚廷洛，「當然，這得經過廷洛同意才行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會跟大哥說的，謝謝你。」光是他先答應她才想起要經過大哥同意的這件事，就足夠她在心裡狂喜了。

她就快要達成目標了——和右司哥朝夕相處，繼而日久生情，最終一同步上紅毯的另一端……哇！哈哈哈，紀夫人，嗯！這個稱呼挺合她的意。

「妳幹麼笑得像隻偷了腥的貓咪？」

「我有嗎？」她連忙露出一個如釋重負的笑容，「我只是很高興你能來保護我，我相信，這麼一來那個無聊男子一定就不敢再輕舉妄動了。」

「希望如此。」紀右司衷心地期盼。但是，為什麼他老是有股怪怪的感覺？算了，別再胡思亂想了，總之念荷是不會害他的。

約十坪大小的套房裡，只開了一盞桌上檯燈，隱約可見報紙、雜誌、剪刀、膠水在書桌上、床上、地板散落，而背對房門口坐在地板上的男子，正小心翼翼的將今天剛入手的雜誌拿起，剪刀沿著他想要的圖片緩緩的、緩緩的移動。

檯燈的光，只足夠打亮他一半的臉，但看得出來——他在笑。

「好可惜，小貓咪今天回家了呢……好可惜啊……」邊剪著雜誌，他一邊喃喃唸著。

當手上的圖片剪下後，他一個一個撿起之前剪好的圖片，仔細的沾上膠水，拿著沾了膠水的報紙、雜誌圖片環視房間一圈後，十分懊惱。

「……沒有位置了，小貓咪拍了很多照呢……」輕聲說著，他的語氣像寵愛的小狗淘氣的用尾巴搔他癢，而他感到無奈般，但話才說完一會，他突然就皺緊眉頭，整張臉都扭曲了，大聲的吼著，「該死的、該死的！妳這招蜂引蝶的蕩婦……該死的……」

抓起床上的剪刀，他將手上辛苦剪下的圖片一張張剪碎，最後又用銳利的剪刀一次次插入床角，使得棉絮噴出四散。

「該死的……」嘴巴還在咒罵著，但剛剛的行為似乎讓他平靜許多，他爬上床，左邊的臉貼著不曉得從哪剪下來的椅墊——車子上的皮椅墊。

他先是用臉不斷蹭著椅墊，接著伸出舌頭緩緩舔著……然後，嘴角勾得好高好高。

「……是小貓咪的味道呢……該死的，我要帶妳回家……不乖的貓咪……」聲音愈來愈小，但他舔舐的動作一直沒停。

夜愈來愈深，城市的一端，有個計程車司機報了案，他的車子被人敲破窗，只是歹徒什麼都沒拿，也沒開走車，就是破壞了後車座的椅墊，整整少了一大塊，露出黃色的海綿。

夜愈來愈深，月光從窗戶透進男子的房間，照在滿牆的剪報上，主角只有一個——倚念荷。

第二章

關晨希站在鏡子前審視自己的打扮，「嗯！還不錯。」

這時，倚念荷揉著惺忪睡眼自臥房走了出來，「怎麼了？妳幹麼這麼早起？」照理，好友跟她一樣是不到日上三竿絕不起床的，至於她現在嘛，是要去廁所啦！

「我待會要出去。」關晨希如是說。

「哦！有約會呀？！」倚念荷有些昏沉沉地走向浴室，「呵——」她打了個哈欠，心想待會兒得再好好地睡一覺，反正今天沒工作，只打算回家一趟……

驀地，她一僵，緩緩地轉過身。昨天她竟然忘了告訴晨希，今天需要她幫自己一個忙。

「怎麼了？」關晨希瞥見倚念荷愣在那兒，不明所以地問。

倚念荷對她露齒一笑，真是生她者父母，知她者晨希也！「晨希，我想拜託妳一件事，可以嗎？」

關晨希不置可否，只是好奇地挑高眉等待下文。

「妳今天的約會很要緊嗎？」倚念荷試探地問：「是跟男朋友出去嗎？」

「念荷，」關晨希嘆了口氣，她著實拿好友沒轍，「妳就直接說出妳的目的吧！」看來她今天的約會是泡湯了。

「記得我跟妳提過的右司哥嗎？」

「妳的心上人嘛！」

「知道就好，別說出來嘛！」倚念荷羞赧地嘟著嘴說。

「是、是，現在妳可以說出妳的重點了嗎？」關晨希好整以暇地斜靠在門邊，直視她。

「我跟他說有一個無聊男子一直騷擾我……」

「妳？！」上上下下地仔細打量她一番後，關晨希十分不以為然地說：「這似乎太誇張了吧！」

「難道我沒那等行情？好歹我也是知名模特兒耶！」倚念荷杏眼一瞪，不服氣的嚷嚷。

「是、是，妳當然有行情，只不過比我稍稍差了那麼一點。」眼看眼前人摩拳擦掌的就要撲上來，關晨希不慌不忙地搬出她的法寶，「我要出去了哦。」

「好啦！我是比妳差了一些。」倚念荷心不甘情不願地附和。唉，誰教她有求於人呢！

「這還差不多。」關晨希好笑地瞅著好友表情豐富的臉，一個念頭倏地閃過腦海，

「等等，妳該不會是要我助紂為虐吧？」

她跟念荷太熟了，很多事不用明說她就能猜想得到。

「喂、喂！妳說誰是紂王啊？」倚念荷立刻哇哇大叫。

她又不是要做什麼壞事，只是想如果要等右司哥主動來追求的話，那麼恐怕她得先參加右司哥的婚禮了，而新娘還不是她，這種傻事她才不做呢！

「好啦！妳要我怎麼幫妳？」關晨希一本正經地問。

「今天我要回家去哭訴。」

「哭訴？！」不會真是她想的那樣吧……

「沒錯，而我需要妳當我的證人。」

果然！念荷肯定是怕她一個人說的話沒法說服她大哥，才會想多帶一個人助陣。這樣也好，她也想看看念荷的心上人長得是圓是扁。

「好吧！朋友有難，我理當兩肋插刀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……」她說得豪氣萬丈，頗有要上刀山、下油鍋的氣概，但隨即又小聲地問：「妳家有沒有帥哥啊？」

倚念荷差點跌下椅子，「原來這才是妳真正的目的？！唉！我真不幸，交到一個重色輕友的朋友。」

「開玩笑的啦。」

「是嗎？該不會其實妳也決定要盡快把自己推銷出去？」

「別以為每個女人都和妳一樣急著嫁人。」關晨希不忘消遣她一番，「不過我雖然不急著嫁人，但總不好虐待自己的眼睛吧，所以如果妳家的男人都長得很愛國的話，那我得取下隱形眼鏡才行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這麼一來，至少就有股朦朧美了。」

「神經病！」倚念荷被她逗得笑了起來。其實晨希若能嫁給某個哥哥的話，那倒也是件好事，至少她們就不用分開了。

關晨希一接觸到她若有所思的目光，就知道她在想什麼了，「別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來，否則妳就別想我會幫妳，現在妳先操心妳自己的事吧！」

倚念荷無法反駁，畢竟她自己的事八字都還沒一撇呢！那就等到她的終身大事有了著落之後再來替晨希打算吧……

「不過說真的，我四個哥哥每個都是世上少有的俊男哦！」她加重語氣強調自己說的全是實話。「可惜妳沒眼福。現在他們全都不在台灣，除了已經有家室的大哥。」

關晨希打趣道：「那妳的心上人呢？」

「右司是我的，妳可不能打他的主意。」

瞧她那副緊張的模樣，關晨希一臉笑意地行了個軍禮，「遵命。妳不是要去廁所嗎？」

「對哦！」倚念荷經她這麼一提醒，連忙快速地衝進浴室。

關晨希笑著搖了搖頭，撥了個電話取消今天的約會。

其實她很佩服好友的執著，居然暗戀了紀右司五年，而那男人也真是超級遲鈍的

了，她可要幫幫念荷才行，才不枉費念荷的一往情深。

狄霏一大早就把老公從床上挖了起來。

「霏霏，妳就不能饒了我嗎？」倚廷洛呻吟著，把棉被一拉，想要繼續睡。

昨天晚上，他陪小軒和小愛玩了騎馬遊戲，理所當然的，他只有當馬兒的份，結果這麼一折騰下來，他全身的骨頭都快散了。

狄霏哪能讓他這般稱心如意，兩隻小手不停地在他的身上遊走搔癢，而倚廷洛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是怕癢，所以他無法再睡下去，只能不停閃躲妻子作亂的手。

「好、好，我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他已經「啊！」的一聲摔下床去了。

狄霏見狀，很沒同情心的在一旁笑彎了腰。

倚廷洛撫著摔疼的屁股自地上爬起。這下他的睡意可全跑光了，好一個叫他起床的方法。

瞧見他赤裸的上身，狄霏再度臉紅，「你幹麼老是不穿衣服睡覺？！」

倚廷洛慵懶地坐回床上，不明白為什麼她老是不習慣看見他的裸體，雖然他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，她還是很害羞，更何況他並不是全裸，「我還穿著長褲，不然，妳也可以和我一樣把衣服脫了睡覺。」他邪邪一笑，沒正經地說著。

「別鬧了，今天念荷要回來，你不會忘了吧？」她沒好氣的道。

「當然不會。」況且他也有事要交代念荷，只是這件事他沒跟霏霏說，怎麼她比他還緊張？

「右司在幹麼？」

「大概還在睡吧！」倚廷洛有些好笑地想，右司又沒和他一起睡，他哪知道右司在幹麼？「妳找右司有事？」

他想不通念荷回家跟霏霏一早提起右司的關聯性在哪？

「沒有，我只是要確定右司在家，有事的人是左司。」狄霏突然掙脫他溫暖的懷抱溜下床去，「我要去找左司來共商大計。」

共商大計？不知道她鬼靈精怪的小腦袋又想出什麼整人花招了。

儘管搞不清楚她想幹麼，但他也無意多問，反正霏霏想找麻煩的對象不是他就好。他下床走進浴室梳洗，正當他以最快的速度梳洗完畢時，狄霏也正好拉著一臉睡意的紀左司推開門進來。

紀左司邊走邊咕噥，「到底有什麼大事非得要我一大早起來？」

「當然是有事，難不成我吃飽了撐著找你來閒磕牙？」狄霏回了他一句，「別忘了要保持笑容。」這幾年來，她天天不忘叮嚀紀左司要保持笑容。

紀左司露出一抹苦笑，他的眼皮現在可有千斤重哪，要他怎麼笑得出來？！

倚廷洛倒是頗同情左司的，畢竟他和自己算是同受霏霏虐待的「戰友」，而且他看得出來左司是真的很累。

「霏霏，左司他——」

他開口想解救紀左司，卻被語出驚人的狄霏打斷。

「念荷愛上右司了。」

「……妳聽念荷說的還是自己察覺的？」被她的話吸引了注意力，倚廷洛暫時拋下解救好友的打算。

「我——」正要回話的當口，狄霏就瞟見紀左司靠在衣櫃上打盹，隨即不懷好意地躡手躡腳走到他身旁。

倚廷洛正暗想不好，左司要遭殃了，就見狄霏扯開喉嚨大叫。

「失火啦！」

紀左司猛地一彈身，左顧右盼地問：「哪裡失火了？」一抬眼卻瞧見倚廷洛優哉游哉地站在不遠處，而狄霏的笑聲咯咯地自他身旁響起，才知道自己被騙了。

「妳——」

「不想睡了吧？」狄霏漾開一抹甜甜的笑容。

「說吧！我洗耳恭聽。」紀左司不甘願地道，經她這麼一嚇，連魂魄都嚇得離身了，哪還會有睡意。

「念荷愛上右司了。」她又重複了一次。

「念荷她……妳確定……」紀左司頓時目瞪口呆地說不出話來。

「沒錯。」雖說她也是最近才稍稍察覺此事，畢竟念荷現在不住家裡，但前幾天據她的線民——薛伯所報，念荷應該是喜歡上了右司沒錯，只是右司太遲鈍了！這太難以想像了，那個大家捧在手心呵護的小妹妹，居然……居然愛上他弟弟？！紀左司搖了搖頭，很難消化這個消息。

「念荷待會要回來。」狄霏又說。

好吧，就算念荷愛上右司了，那又干他什麼事？為何要特地把他從床上挖起來？紀左司無奈的想著。

狄霏看出他的疑問，好心地為他解惑，「雖然念荷喜歡右司，可是右司卻遲鈍得無法察覺念荷的心意，所以他們之間需要一個愛神。」

倚廷洛默默地聽著這一切，知道霏霏又想出鬼主意了。

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你該明白，女孩子的心是很脆弱的，所以，我們不能開門見山地告訴右司，念荷愛上他的事實，雖然這可以讓右司開竅，但萬一讓念荷知道了，肯定會以為右司是因為我們施壓才會接受她，所以我們只能私下撮合他們兩個。」狄霏捺著性子解釋。

不過，她心裡很明白，自己參與這件事的主因是這一定會很好玩！不知道就算了，既然她現在知道，怎麼可能不管。

「我又不是紅娘。」紀左司皺眉。

狄霏一擊掌，「沒錯，因為你是客串愛神的最佳人選。」

聽見這話，紀左司真希望他能馬上昏倒，至少就能逃過這一劫。

倚廷洛卻在此時開口，「你就勉為其難的擔下吧！畢竟那是你弟弟。」反正只要不是他就好，唉！左司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呢？

他很清楚，若是左司這個右司的哥哥不出面，親愛的霏霏就會叫他這個念荷的哥

哥出面了。

「我有選擇的餘地嗎？」紀左司仍在做垂死的掙扎。

狄霏甜甜一笑，「當然有，第二條路是當小軒和小愛的奶爸。你知道的，如果他們兩人的事情拖著，我會良心不安，就不好意思再把小軒和小愛推給右司，以免阻礙他談戀愛。」她有把握他會選擇前者，「怎麼樣？」

「我……我想想。」紀左司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，客串右司和念荷的愛神恐怕不輕鬆，但當小軒和小愛的奶爸更是難為，唉！他是在劫難逃了。

「沒關係，你想好了再告訴我。」狄霏滿意地笑了笑，照她對左司的了解，愛神跟奶爸，他不會選錯的。

既然一切都已經照她的意思進行，現在就只等著辦右司和念荷的喜事了。

紀左司神情哀怨地瞥了倚廷洛一眼，似乎在譴責他的不顧道義。

倚廷洛只能露出一個無辜的笑容。誰教霏霏是他最愛的女子呢！他當然要支持她，除非他想在半夜被踹下床，或者自己當愛神。

此時，外面傳來敲門聲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

「少爺，念荷小姐和她的朋友回來了。」薛伯走進來說。

「我們待會就下去。」

薛伯應聲而去。

見紀左司的一張俊臉簡直比苦瓜還苦，倚廷洛同情的拍拍他的肩膀，「走吧！」看到這種情勢，紀左司也只能心不甘、情不願地尾隨他們下樓，知道自己終究是要面對現實的，逃避也不是辦法。

只是他才一下樓，就瞧見罪魁禍首——他弟弟正和念荷在一旁竊竊私語，不禁怒火上升。這小子倒好，無事一身輕，反而是他自己惹了一身腥。

哎！真是兄長難為！

「有事嗎？」倚念荷一進門就被紀右司拉到一旁，讓她不禁有些納悶。

紀右司朝跟著她一起進門的女孩努了努嘴，「她是妳要介紹給我的女朋友嗎？」

想起之前跟念荷的談話，這是有可能的事。

倚念荷真被他氣得頭昏腦脹，恨不得拿根特大號的鐵鎚狠狠敲他一頓。

介紹女朋友給他？門兒都沒有，她才不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呢！

「她是我的室友，關晨希。」倚念荷搖頭。

紀右司聞言也沒有露出失望的神色，只是聳聳肩道：「她沒妳漂亮。」

這話讓倚念荷的心漏跳了一拍，她自己明白，其實她和晨希的姿色不相上下，各有千秋，但是聽見心儀的對象稱讚自己，她不免感到輕飄飄的。

右司哥總是這樣令她又愛又恨，愛上一隻牛真是很辛苦的事啊……

「念荷——」

忽然一聲呼喚傳來，倚念荷往聲源望去，就見她大哥和大嫂向她走來，她開心地撲進大哥懷裡。上一次回來她可沒見到親愛的大哥和大嫂，她想念死他們了。

「大哥，大嫂，我好想你們。」

「是嗎？」倚廷洛輕撫她的秀髮，這丫頭當真長大了，是該替她找個好歸宿的時候了。

「什麼是啊，當然是真的啊！」倚念荷嬌嗔道。

「好好好，大哥相信是真的。」倚廷洛像往常一樣安撫小妹，順口問道：「最近過得怎麼樣？」

「說到這個，大哥，有人騷擾我。」倚念荷乘機說出今天回家的目的。

「騷擾？」倚廷洛眉頭緊皺，難不成他要提醒念荷的事，念荷已經知道了？「發生了什麼事？說來大哥聽聽。」

於是倚念荷開始了唱作俱佳的長篇故事，一邊說，還不忘一邊偷偷打量眾人的臉色，她可不想在浪費一大堆口水之後卻徒勞無功，那她會忍不住想一頭撞死的，幸好，大家都很捧場的一臉擔心。

「妳說那個人想要妳做他的女朋友，還寫恐嚇信騷擾妳？」倚廷洛沉聲問。

倚念荷可憐兮兮的點頭。

「妳說他已經騷擾妳一段時間了，但怕我擔心沒敢講，直到他這兩天寄了一封沒郵戳的信，真的嚇到妳了？」他沒忽略他家小妹滴溜溜打轉的眼珠。

「是啊，這多恐怖啊，沒郵戳很可能是他親自拿來的，況且還是送到我工作的地方，我接的工作又不一定，就算不是他本人拿來的，也表示他很清楚我的行程，可能時時刻刻跟著我呢！」倚念荷愈說愈起勁，就怕別人不信。

聞言，倚廷洛在心裡笑開，但刻意冷著張俊美的臉龐，輕聲道：「很好，膽敢欺我倚家之人，就得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聲音雖輕，但是隱藏在聲音之中的怒意卻讓人不寒而慄，人狼之王的威嚴果然不容忽視。

「右司，你從今天起搬到念荷的住所，寸步不離地保護她，可不許讓念荷受到任何的傷害，知道嗎？」倚廷洛表面這麼說，心裡則是暗想，這下他一石二鳥，不但解除自己的擔憂，還幫了霏霏完成計劃。

前幾天他讓人送東西去給念荷，不料送東西的人發現念荷身邊有舉止鬼祟的人，他心裡擔心，但怕自由慣了的念荷反感，只能暗中派人跟著，只可惜，那個舉止鬼祟的人這些天沒出現，他查不出什麼。

今天，本來想趁念荷回家，要她多加小心留意，沒想到卻會聽到這番謊言，對，他這些天都派了人跟著妹妹，念荷有沒有收到什麼奇怪的東西，他會第一時間知道，但實際上沒有。

再看這妮子游移的眼神，他就知道了，念荷的目標是右司，那他何不順勢而為，況且有右司跟著，他的確也比較放心。

「是。」紀右司沒有第二句話地遵命行事，在心裡也鬆一口氣。

雖然哥哥左司跟他一樣都有能力保護念荷，但他還是私心的希望是由自己來保護她，也許，是因為他已經答應念荷了吧！

倚念荷差點要跳起來大呼萬歲，她本來猜想大哥這關不好過，還特地找來晨希助陣，沒想到事情居然這般容易，她就要和右司哥同居了！

倒是狄霏甚少瞧見她老公嚴肅的這一面，她從不知道他發起怒來竟也這般嚇人，和他待她時的溫柔多情、幽默風趣簡直判若兩人。

而幾乎被遺忘的關晨希閒來無事，只好一一打量客廳內所有的人。

想不到念荷之言句句屬實，倚家男人都是不可思議的俊俏，雖然她只瞧見了倚廷洛和紀右司……還有，那一個應該是紀左司吧？！雖然念荷沒有特別介紹過，不過看他跟紀右司的面貌那麼酷似，她的猜測十之八九應該沒錯。

但她沒想過雙胞胎兄弟真的可以這麼不同，很明顯紀右司的個性是外顯的，紀左司則內斂許多，尤其是那張面無表情的臉，讓人看不透。

說實在的，念荷有一件事多慮了，光今天見這一面她就可以肯定，紀右司不是她的菜，她絕對不會搶，若真要說，紀左司還比較能引起她的興趣……

「今天妳和妳的朋友就住下來吧！明天再回去。」倚廷洛疼愛的口氣表露無遺，畢竟他只有這麼一個妹妹。

「下午我還有一場秀呢！」倚念荷搖頭。「況且我這次也沒帶什麼行李回來。」實際上她是怕大哥又關心過度，整個晚上囑咐東囑咐西的，甚至又興起說服她回家住的念頭。

「回自己家住要什麼行李？妳的房間又沒變。」這次倚廷洛的語氣擺明了不容妥協。「下午的秀讓右司陪妳去，晚上回家裡住，等右司收完行李，明天再一起走。」狄霏走近，拍了拍倚念荷的手，她聰明的閉上嘴、點點頭。

紀左司蹙著眉倚在窗戶旁，對於他的新難題——愛神或者奶爸，煩惱不已。

他起身走向後院，知道自己得好好想想才行。漫無目的地走著，繞過網球場，正準備找個陰涼的地方坐下時，卻猛然聽見小孩子的聲音。

「左叔叔！」

紀左司朝聲源望去，可不是嘛！那兩個站在泳池邊緣的小鬼頭不正是小軒和小愛來著？他們什麼時候起床的？又怎麼會來到泳池旁？

想到這兒，他的一顆心就快自喉嚨跳出來了，隨即大喊，「你們別動，左叔叔馬上過去。」莫非他們想表演水上芭蕾不成？可是他卻不想當他們的觀眾！他飛也似的奔了過去。

小軒和小愛以為他是在和他們玩遊戲，兩個人咯咯地笑著跑開了，紀左司煞車不及，便這麼直直地衝進了泳池裡。

「左叔叔，你要游泳嗎？」小軒和小愛不明所以的走回來問。游泳不是要換泳衣嗎？為什麼左叔叔穿著西裝就下水了？

撥了一下濕透的頭髮，紀左司現在終於體會到自找麻煩的意義了。

「我們也要游泳。」毫無預警地，小軒和小愛同時向前一跳，「撲通」兩聲，兩個小鬼頭就這麼栽進泳池裡，而最重要的一點是，他們根本不會游泳。

紀左司趕緊開始搭救工作，忙得焦頭爛額的，總算把兩人抱到泳池旁的躺椅上，還好，他們只是喝了幾口水，並無大礙。

「水好喝嗎？」

兩個小鬼頭同時苦著臉搖頭。

「看你們下次還敢不敢輕易地跳進泳池裡面！」他實在是哭笑不得，卻又不能不讓他們知道這麼做是很危險的，只好強裝嚴肅的表情，「死掉的話就看不到爸爸媽媽了。」

他們立即把頭點個不停。

紀左司這才滿意地抱起他們，邁步走向屋內，「快換衣服吧！不然會生病的。」心中則忍不住慶幸，幸好他沒衝動的選擇當小軒和小愛的奶爸，否則，準會提早去見閻王爺的。

「哈啾！」他突然打了個噴嚏，看來要生病的人是他了。

「左叔叔沒有衛生，哈啾沒有用手手遮遮。」小愛抗議。

「是、是，左叔叔下次改進。」紀左司有苦說不出，他的雙手抱著他們，哪有辦法再騰出一隻手來遮著嘴巴，難道叫他用腳？唉！真的是小鬼難纏啊！

他決定了，他要去跟狄霏說，他寧可當愛神也不要當兩個小鬼的奶爸！

「噗哧！」站在玻璃窗內看著這一切的關晨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真想不到，這樣外表冷漠的男人，對家人意外的溫柔呢！

「晨希，妳笑什麼？」倚念荷一臉不解的看著好友。

她才剛換了衣服下樓，正準備跟右司哥去工作，就瞧見晨希一臉笑意盈盈的看著落地窗外，到底她在看什麼？

揮揮手，關晨希沒說什麼，「沒事。妳不是還有秀要走，還不快跟妳的右司哥出門？」

「別調侃我！」才說兩句，倚念荷臉就紅了，連忙轉開話題，「對了，妳今天晚上沒事吧？我大哥硬要我們住下來，我都忘了問妳能不能了。」

「一個晚上而已，我沒問題，去去去，別打擾我沉思。」邊說，她邊推著好友出門。

「好啦！那等我回來再聊，掰嘍！」

直到紀右司隨後把門關上，關晨希才又走回玻璃窗前，興味盎然的梭巡她的觀察目標。

晚上，所有人都在客廳聊天，除了在樓上整理行李的紀右司。

突然，一道身影自樓上衝了下來，像是火燒屁股一般，把樓下的人都給嚇了一大跳。

倚廷洛更是一臉「莫宰羊」地瞅著紀右司。他幹啥跑得這般急？

「我不能……念荷和晨希都是女孩子，我搬去和她們住，這……這不太好吧！」

紀右司訥訥地道。他剛剛收行李的時候才突然想到這事，嚇得他連忙跑下樓。

聞言，除了自顧自玩耍的小軒跟小愛，所有在場的人都翻了個白眼。拜託！現在才想到這個問題，這傢伙也太遲鈍了吧！

「咳咳。」身為大家長的倚廷洛抓回大家的注意力，接著嚴肅的問：「難道你有不良企圖？」

「我？」紀右司一臉不可思議地指著自己的鼻子，笑著說：「怎麼可能，我一直都把念荷當妹妹，怎會對自己的妹妹有不良企圖呢？」

聞言，倚念荷臉上閃過一絲心痛的神色，隨即別開臉去，不想讓別人看見她的異樣。

狄霏當然沒有忽略，她忿忿地咬了咬牙，好似恨不得把紀右司碎屍萬段；關晨希也在心裡為好友嘆息，念荷愛的人真不是普通等級的遲鈍；紀左司則是泰然的抿了口茶，在心裡罵了一句「白目鬼」！

紀右司卻沒有任何感覺，更不知道他剛才的幾句話已經傷了倚念荷，也惹惱了女人們。

倚廷洛不動聲色地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你在擔心什麼？」

「我怕會壞了念荷和晨希的名聲。」他老實回答。

「別擔心，你既然自認是念荷的兄長，搬去與她同住，順便保護她也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更何況清者自清，你就不用顧慮那麼多了。」倚廷洛說得頭頭是道，把紀右司唬得一愣一愣的，「一切就照原先的決定進行吧！明天你就開車送念荷她們回去。」

紀右司無言地點頭，別無選擇地上樓，繼續整理家當，準備去當保鏢。

狄霏無奈地輕嘆一聲，朝倚念荷招了招手。其實這也都是命，不然，為什麼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念荷愛上右司了，唯獨當事者察覺不出來？！

倚念荷緩緩地走向狄霏，心想：她的表情不會洩露了什麼吧？！完全不知她大嫂早已將一切全瞧在眼底。

其他人則是識相的各自找理由離開客廳，把空間留給這對姑嫂。

「大嫂，妳找我有事？」倚念荷不安的坐到狄霏身邊。

不多贅言，狄霏一語道破她的心事，「右司向來都將妳當親妹妹一般看待，而他不曾愛上自己的妹妹的。」

倚念荷怔了一下，隨即反問：「妳都知道了？」大嫂已經知道她愛上右司哥的事了？！難道她真的這麼不懂掩飾，一有什麼心事都會立刻表現出來嗎？

點點頭，狄霏續道：「右司是個好對象，所以妳得更積極一點，首先妳得改變妳給他的既往印象，讓他徹底知道，妳已經不是以前他心中的那個小妹妹了。」語畢，連狄霏也覺得自己好厲害，簡直就像是戀愛顧問。

「改變？」

「是啊！如果妳不讓他看清妳的改變，就算妳大哥讓他跟著妳，你們天天相處也沒用，這不就又回到以前妳還住家裡的樣子？你們一樣是相熟的青梅竹馬、是可以互相照顧依賴的兄妹，但跟愛情八竿子打不著，妳懂吧！」

「可是……我不是沒做過改變啊！」她不是離開家了嗎？她不是留了長髮嗎？

「我到底該怎麼做呢？」

「傻丫頭，這還不夠，重點是要讓他看到妳的成長，妳成熟了。」

倚念荷不確定的問：「我可以做到嗎？」

「男追女隔重山，女追男隔層紗，只要妳有心，我相信右司遲早會是妳的。」狄霏在一旁替她打氣加油。

不過她沒打算告訴念荷她還安排了暗椿幫忙，所以，右司你就認命吧！有這麼多人處心積慮地設計你，紅娘她是當定了！

倚念荷深思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樓上，許久不曾移開。是啊！她還要更努力才行，畢竟她就是無法放手，那麼多的異性苦苦追求她，都無法令她感動分毫，偏偏只鍾情於木頭似的右司哥，所以，她絕對不能退縮。

Crescent